

# 慷慨赴远征 浴血破重围

■徐文耀 刘佳闻

一场雨雪，一座小镇，一支队伍的命运在这里被改写。

1934年的深秋，南方还是秋高气爽的天气，豫南方城县的独树镇却一片肃杀。朔风卷着冷雨碎雪，砸在荒芜的原野上，俨若寒冬。

这里并非什么天堑险关，亦非敌军重兵把守的名都大邑，却在一夜之间，成为决定红25军近3000将士命运的生死之地，成为影响长征全局的关键隘口。

风雪弥漫的独树镇上，红25军的将士们以一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血战，冲破敌人的围堵，保住了革命的火种。

忆及当时情势之险恶、战斗之惊心动魄，虽时隔多年，时任军长征子华“仍历历在目，难以忘却”。

几十年后，红军当年战斗的地方矗立起一座纪念碑，碑身高25.34米，寓意红25军番号 and 战斗发生的时间。碑形如利刃般直刺苍穹，仿佛在向世人无声地昭示着，何为绝境不屈，何为向死而生。

1934年11月26日，由程子华、吴焕先、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行至独树镇。他们的目标是穿过附近的许(昌)南(阳)公路，进入伏牛山深处，从而摆脱身后敌军的重兵围堵，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。

在独树镇以东，有一条自伏牛山东麓向南延伸的土岗，当地人唤作七里岗。春秋战国时期，楚国曾在此一带依山为塞、修筑长城，进可问鼎中原，退可据险而守。

约15里长的土岗，东面紧邻砚河，地势陡峭，并伴有不少自然形成的深沟；西面坡度平缓，连着一片平原。许南公路自这里穿过，将七里岗拦腰截断，岗顶与公路落差10余米，形成了一道人工地堑。

这一天，距离红25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长征，已经过去整整10天。

从1933年7月开始，蒋介石调集14个师又4个旅共计约10万人的兵力，对红25军所在的鄂豫皖根据地发起了新一轮的“围剿”。危机重重之下，中共中央发来指示信，明确要求鄂豫皖省委，“保全我们的队伍，去创造新的苏区”。

彼时，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形势也异常严峻，放眼全国，战略转移似已成定局。1934年9月，周恩来同志派程子华到鄂豫皖根据地，传达了中央指示，要求红25军主力进行转移，去建立新的根据地。

红军该往哪里去？11月11日，花山寨会议明确了战略转移的方向：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桐柏山区和豫西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。

11月16日，红25军离开了危机四伏、不断缩小的苏区，高举着“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”的旗帜，沿着雨后一片泥泞的山路，踏上了坎坷的征途。

经历数次艰难的反“围剿”作战后，红25军减员严重，出发时仅有不到3000人，指战员的平均年龄不到18岁。然而，这支看似稚嫩的“娃娃军”，却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和顽强的战斗意志。1936年的《共产国际》杂志有篇文章中这样描述红25军：“他们在幼年童稚时代就领略了一些政治常识”，在革命斗争的洗礼中“过早地长大了”；他们“在生命最初的岁月里就懂得了革命的意义”。

## 二

11月17日，红25军以隐蔽迅捷的行动跨过了平汉铁路，进入桐柏山区，完成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。

此时，正忙着“围剿”中央红军的蒋介石，对中原大地这支红军的动向感到惊讶。他急忙调兵遣将，令“追剿纵队”5个支队和东北军115师



鏖战独树镇(油画,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藏)

骆根兴作

展开跟踪追击，在红25军西进途中设置数道封锁线，企图以绝对优势兵力，趁红军立足未稳，一举将其包围歼灭。

看红军长征行军路线图会发现，从豫南到陕北之间，有一条“孤狐的红线”。与主力红军沿着川西雪山草地一路北上不同，红25军的行军路线是从中原腹地直插西北。

这意味着，红25军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孤军。离开了大别山根据地的依托，失去与中共中央的联系，且没有后方补给。面对十倍兵力于己的敌人，如果应对失当、犹豫不前，就很可能在陌生的环境中陷入被敌人重重包围的险境。

桐柏山区虽然山高林密，但这里离平汉铁路过近，敌军调动方便，难以立足发展。经过研究，红军放弃了在此建立根据地的计划，转而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转移。为了隐藏北进意图，徐海东以少量部队佯攻枣阳，调敌西援，红军主力则调头从泌阳北上，穿过村落稠密、围寨林立的平原，朝着独树镇方向急行军。

然而，狡猾的敌人判断出红军的意图。国民党军40军军长庞炳勋急令在赊旗店的115旅旅长刘世荣“星夜率队开赴方城以北独树镇、保安寨截击”，令驻叶县的骑兵团团长史振京“率部火速开赴保安寨堵截”。

25日傍晚，在行军途中击退敌“追剿纵队”第二支队的进攻后，红25军在小史店东部雾云山下的过山庙、秦房宿营。这天夜里，气温骤降，山风刺骨，天空飘起了雪花，冻得人站着直跺脚。风雪中，红军和国民党军都在全力向独树镇七里岗靠拢。

26日凌晨，红25军以224团、225团和军直属队为前梯队，先行出发；223团为后梯队，阻击尾追之敌，掩护全军行进。

敌军115旅出发的时间是25日下午3时，本应于当晚10时到达，但因“昨夜风雨甚大，道路泥泞难行”，直到次日上午11时才到达预定地点。即便如此，他们到达独树镇的时间还是比红25军早了两个小时。利用这段时间，他们依托有利地形构筑野战工事，完成隐蔽设伏。

前方，是致命的伏击圈；身后，是步步紧逼的各路追兵——等待红军官兵的，将会是一场血肉腥风的残酷战斗。

## 三

很多年后，亲历者们回忆起当年红军行至独树镇的天气时，不约而同地提到了“雨雪”二

字，“恰逢寒流来袭，气温骤降，北风刺骨，风雪交加”。

恶劣的天气，为红25军的困境增添了一抹更为残酷的底色。

由于长时间的急行军，部队的补给已经十分困难。此时，红军战士身上的薄衣难以抵御刺骨的寒流，脚上穿的草鞋也早已磨烂，许多人脚被冻伤，草鞋陷在泥里，只能赤脚走路。

风雪、泥泞、疲劳、饥饿，交织困扰着这支部队。时任红25军224团副连长的王诚汉回忆当时行军的情形：“已经没有时间停下来吃饭，不仅是早饭、午饭合在一起吃……甚至说一天不能吃上饭都成问题。”

26日下午1时许，天空中依然飘着雪花，七里岗上白茫茫一片。行进在最前面的224团先头部队，已经可以隐约分辨出前方的公路。正当他们准备穿越公路时，一阵枪声响起，致命的寂静瞬间被打破。

埋伏在岗上的敌人突然开火！刹那间，步枪、机枪、火炮组成的密集火网，如雨点般倾泻而来，疯狂地扫向红军的行军队列。

一场令红军猝不及防的遭遇战就此打响。王诚汉回忆：“我看到敌人的重机枪吐着火舌从一座小石庙中打出，到处都是枪声，我们面前似乎是突然间矗起了一道火墙，我团顿时伤亡极大。”

红军官兵匆忙举枪还击。然而，冻僵的手指怎么也拉不开枪栓、扔不出手榴弹。部队瞬间陷入混乱。敌军见有机可乘，趁势发起冲锋，并从两翼包抄，企图将红军彻底压垮在七里岗下的泥沼之中。

千钧一发，存亡一线！红25军的长征，似乎就要在此画上句号。

## 四

生死关头，一个身影站了出来。

“同志们！就地卧倒，坚决顶住敌人，决不能后退！”洪亮有力的声音，犹如暗夜中一道闪电，撕破战场上的炮火硝烟。

军政委吴焕先冲到了最前线！

这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，被称为红25军的“军魂”。他的挺身而出，瞬间稳住了濒临崩溃的战线。红军指战员迅速趴在泥地里，利用地形掩护进行反击。敌军攻击受阻，火焰并未消减，一波攻势如潮水般又涌了上来。吴焕先当即从交通队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，大声疾呼：“同志们，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，决不能后

退！共产党员跟我来！”

“朔风雨雪刺骨寒，独树鏖战声震天。”一时间，此起彼伏的喊杀声、刀枪的碰撞声盖过了寒风呼啸。红军官兵用刺刀、大刀、枪托甚至拳头，与冲上来的敌人展开了惨烈的白刃战。

白刃肉搏，拼的是勇猛，斗的是意志。当地村民回忆：“在庄上听到七里岗上一阵枪响之后，看见红军的旗倒了，接着又见一个红军扛着红旗往前冲，一连冲了两次，红军战士打得勇猛不怕死，一直冲到白土崖。”红军将士从上到下豁出去拼命，这样英勇的队伍敌人从来没有见过，士气大为受挫，嚣张的气焰顿时被压了下去。

几乎在同一时间，徐海东率领担任后卫任务的223团赶到了战场，这支生力军的加入，立刻扭转了战场态势。

敌军再度发起进攻，不断用迫击炮向红军阵地轰击。徐海东指挥部队顽强阻击，经过一番恶战，成功占据小山脊和截断沟的有利地形，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围攻。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后，红军开始向七里岗的敌人发起反击，力图打开缺口，冲过公路。然而，由于敌军固守在坚固的工事里，223团先后组织三次冲锋，均未奏效。拉锯般的战斗，从午后时分持续到夜幕降临。

几个小时的极限拉扯、浴血阻敌，红25军终于将自己从危亡中拉了出来，赢得了绝境突围的宝贵时机。

## 五

入夜，风继续吹，雨越下越大。

鏖战了大半日的红25军官兵，从七里岗撤退到了张庄附近。村里的老乡们纷纷给红军让房、做饭、照料伤员，疲惫的红军得到了短暂的休息。

但红25军并没有走出险境。趁着夜色，敌人在砚山铺、七里岗、马庄一带继续加紧构筑堵击阵地。同时，国民党军电报也不断催促各军“探踪扼要堵击”“不准稍形疏懈”，敌“追剿纵队”5个支队和骑5师从象门关和羊册一线逼近独树镇，不给红军一丝喘息之机。

形势万分紧迫；敌人大量援军将至，敌众我寡、前后夹击，红军一旦被围困在这里，难逃全军覆没的命运。

突围！突围！在军部的紧急会议上，徐海东斩钉截铁地说：“红25军经过了几次重建，其威风是打出来的！只有抱定死的决心，才会起死回生。红25军的番号，绝对不能在独树镇终结！”

此时，屋外风更大、雨更急了。连夜急行军和白天的鏖战拼杀，让红军战士的疲惫达到了顶点。然而此时红军除了突围，别无选择。程子华、刘华清在《艰苦转战，长征入陕》中回忆：“当前就是有天大的困难，也要争分夺秒，把部队拉走。”

于是，红军紧急集结，指战员忍着极度疲劳，沿着泥泞的田间小路再度出发。在白天的战斗中，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刘华清腿部受重伤，军部准备为他找一户可靠的人家就地养伤，刘华清挣扎着找到政治部主任戴季英，坚决要求跟随部队走。许多伤员也忍着伤痛，坚持随军突围。熟悉路况的张庄农民王永合主动为红军带路，部队从张庄出发，向东北方向行进，从敌军的夹缝中穿过，绕道叶县保安寨以北的沈庄附近，穿过许南公路，于27日拂晓抵达伏牛山东麓。

敌军显然没有料到红军在一夜之间能够迅速收拢部队、脱离战场。28日清晨，当红军抵达拐河镇东北的澧河，正准备从孤石滩渡河时，敌115旅、骑兵团和骑5师分别从不同方向追来，对红军南北夹击。

在徐海东的指挥下，223团强渡澧河，抢占高地阻击敌人，掩护其他部队渡河。一番激战过后，红军终于冲破敌人的堵击防线，进入伏牛山的层峦叠嶂中。

刚刚进山，徐海东就和吴焕先开玩笑说：“这下好了，来了三个团的援兵。”吴焕先急忙问，“在哪里？”顺着徐海东手指的方向，他们看见了伏牛山三座高高的尖峰。

革命的火种，在茫茫大山中得以保存。

## 六

独树镇之战，规模虽不算大，却是红25军长征进程中一场具有转折意义的生死战。如果放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坐标中去审视，这场风雪严寒中的绝地鏖战，改变了红25军的命运，也改写了历史的走向，影响了长征全局。

这一战，保住了红军的重要有生力量。红25军向死而生，年轻的指挥员经受了淬炼。从这支队伍中，后来走出97名开国将军，其中大将1名、上将2名、中将6名、少将88名。鏖战独树镇，成为他们战斗经历中的光辉一页。

进入伏牛山区后，红25军接着西进入陕，又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斗。在陕南的庾家河阻击战中，程子华和徐海东身负重伤。在甘肃汪川南渡洮河时，吴焕先依旧挺在一线指挥战斗，不幸中弹牺牲，年仅28岁。不到一个月后，红25军到达陕北延川县，并与陕北红军会师，为后续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创造了重要条件。

孤军远征，独立完成战略机动，红25军的北上西进，建立战略支点，为中国革命埋下了胜利的伏笔。

这一战，不只是一场军事上的胜利，更是一次精神上的淬火。恶劣环境下的坚韧顽强，党员干部的带头担当、依靠人民的根本立场、机动务实的斗争智慧，熔铸成红25军的精神底色，成为革命先辈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。

狭路相逢勇者胜。独树镇之战是一场典型的突围战，红军将士靠着超乎寻常的铁血意志，打赢了这场生死攸关的战斗。在我军的征战历程中，还有许多著名的突围战，一次次摆脱困境、突出重围，尽显人民军队革命斗争道路之艰、血战之勇、用兵之神。

习主席指出：“革命理想高于天，不怕牺牲、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，面对形形色色的敌人决一死战、克敌制胜，这些都是长征精神的内涵。我们要继承和弘扬好伟大的长征精神。有了这样的精神，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。”今天，我们行进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，也会遇到许多困难，面临许多“突围”。战争形态变革下，战斗力建设需要“突围”；复杂安全环境下，赢取战略主动也需要“突围”……克服困难、打破困局、闯出新路、赢取主动，更加需要传承发扬红军先辈的革命精神，拿出当年血战突围的勇气和智慧。

出路从不会坐等而来。唯有信念不灭，队伍不散、斗争不止，方能攻克难关、谋得新机，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，用勇气与担当续写新的胜利、创造新的荣光。

版式设计：方 汉